

~ 座標 ~

「老師，八月底就下星期，我要去壯遊。」小孩說著。

「壯遊？」老人好奇地問著。學生露出驚訝的表情，不知老人是真不知還是假不知。也許老人平日的虛虛實實，實實虛虛的技倆太多，讓學生/小孩已摸不著丈二金剛了。

「說真格的，前些年，桌遊這個詞，第一次聽你學長說著。爾後，也特別注意類似的字眼，跟你們和在一起，吃喝玩樂，新的詞特別多，偶而有些壓力。不過跟上潮流的脈動，正面多於負向壓力，值得啦。」老人說著。

After 2000, 2010, 這些新生活年代裡「啥」遊的詞還真多呢。回到 1980, 1990 年代，當時的詞兒可沒那麼豐富，偶而來個夜遊，出發前後也足以令人興奮好些天呢。好吧，那就壯遊吧。聽著學生說道要去新疆壯遊。

「趁年輕，繞著地球多跑幾圈，年輕少壯的本錢，能夠遊遍各地名山江海綠地，所以叫它壯遊囉。」學生不急不徐地對著老人說著。

「一個人生命中能達到最了不起的成就，無非就是發現自己，並且勇敢地成為自己」，
<http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195503>。午后，coffee shop 的一隅，擱著電腦，放上一本書，封面/內頁寫著這句話。切換品味裡，讀了裡頭一段話……：

「經過一些事，開始了旅行，行程裡來到了西藏。在西藏，或許預期理該有些感動與不同，卻沒想到什麼都沒發生，at least, so far, I've received in this tour. 如果要說，彷彿有一種茫茫大海裡的孤寂，沒有方向，也不知要飄向何方。西藏太大，坐著汽車，搖擺已近麻痺的身軀，如果是在歐洲旅行，也許已經遊歷了三、五個國家，十來個重要文化、政經城市，並不為奇。但在這裡，西藏，西藏依然是西藏。汽車依舊是行駛著，只是搖晃地開著，不是直線地前進。也不是螃蟹走路的橫著爬，就是搖晃地，一步一腳印地碎石撲撲前走。望向窗外，盡是塵灰撲頂的土磚房屋，幡旗要風揚，眼簾裡走進、走出的寺廟與僧侶，所有人為的色調都自然地，自然地，與著當地人，

和成一色，在這混然天成的大自然裡。或許是那麼大的地理空間，襯托出了西藏的緩慢。所有的事情在西藏都是緩慢進行的，像是稀薄的空氣讓你行動慢得遲緩，寺廟的經文朗誦讓你習慣緩慢，遠方偶而可見的朝聖團更是緩慢。他們整齊劃一地跪下來做大禮拜，站起來，往前再做大禮拜，就這樣一次一個身距，無聲無息地前進。偶爾，汽車在公路上遇見崩塌，停了下來。高原土地無邊無際的。想要上廁所的人分成男女，各自兩邊散開。大自然根本沒有什麼隱私權的問題，天地之間那麼遼闊，人到了這裡，不管你做什麼，都只成了荒野土景的一部分。這個『緩慢而無效率』的旅行，似乎學會慢慢跳脫了原本習慣的生活與節奏。等到最後到達雅魯藏布江畔時，旅程已經接近終點。在雅魯藏布江畔坐了一個下午，靜靜地凝想那些發生在旅程中從不耐到融入心情轉變。驟然發現，我們所賴以成長的這個理性的進步文明，必須靠著競爭與比較作為原動力，因此，我們從小在這樣的教養之下長大，內化了這樣的文化慣性，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不斷地和別人比較效率、物質與成就的累積……的習慣。久而久之，人不知不覺地依賴這樣的參考座標，理解自己在這個社會相對性的存在。西藏荒原上緩慢的一，使得既有的相對座標通通消失了。那時候，我們從最初的無所對照，無所適從，被逼退回到一種不得不對照參考自己的內在生命座標的情境。諸如，要成就一個怎麼樣的生命？要體驗一個怎麼樣的人生？內心真正在乎的又是什麼？我有點驚訝有那麼多無關緊要的外在價值、比較，瑣瑣碎碎地佔據了我們的一生，以至於這麼重要的課題竟然很少在腦海裏面盤旋。」書裡的侯文詠《我的天才夢》，
<http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195503> 說著這樣的一小段旅行記事/故事。

小孩回家了。隔天到 office in the campus，探望老人。「老師我回來了。」小孩見面第一句話說著。

「好玩嗎？」

「好玩。我認識很多人，……，還有啊，那兒的啤酒真便宜，我喝了好多。」小孩 fashion 的穿著，滿臉喜色地說著。「真的好喝，不會醉，我沒有醉，我們 team 各方面訓練出來的，出國/各式比賽不會讓你沒面子，還會拿金牌回來呢。」

看著喜孜孜與鮮亮穿著的小孩。「談戀愛了喔。」老人說著。

「老師你真厲害。」

「keep ahead, 挺你, definitely。」老人說著。「看了一本書, 送你一些話。雖然地區差一些, 不過想著感覺必然相同與近百的相似度, 對吧。」

「你的壯遊新疆; 侯文詠的哉遊西藏; 老人的神遊想像 該是如此的。」

- 生命的座標軸本可以自己體驗與決定 -

- operated by adding up 時間的關鍵軸線 in place -

~秋風/王旭正~

Shiuh-Jeng WANG